

最后一家修笔店

祝小兔

最近一次修钢笔,是因为在巴黎二手市场上淘到两支古董钢笔,笔尖是24K金的。回来真打算用这笔写字,却发现出不了水。太久不用钢笔了,自己无从下手,又不想放弃,便在网上搜可以修笔的地方。修笔师傅都躲在不为人知的巷子里,年纪很大,基本都处于退休状态,有一搭没一搭地帮帮忙,但他们完全不靠修笔糊口。

得差不多,是最物美价廉的款,钢的笔帽,笔杆的颜色不同,笔舌藏在里面,笔尖就是小小的一个金属尖,中间是有一条缝隙的,是墨水流出来的渠道。另外还有的钢笔,就是笔舌很大,看上去更加气派。家里还有为数不多的,弯头钢笔,可以去写艺术体的字,我却驾驭不了,因为笔杆压低,笔画就粗,笔杆竖起来一些,笔画就细,很难均匀地写。我在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就开始拆笔,所有的零件都取下来,连墨囊也不放过,自己很沉迷这个游戏,把所有的笔拆了再组装,一直没有被发现过。直到有一个下午,我把两笔筒钢笔全部拆散,相互重新组合,有的就组不上了,组上的也不能用了。挨了一顿很大的骂。

在小学的时候,钢笔属于中高年级同学的学习工具。铅笔是低年级的,是笨拙的。圆珠笔是禁忌,笔尖太滑,写出来的字有些流气,考试更是万万不能用的。对墨水也有要求,作业只能使用黑色或者深蓝色的墨水,纯蓝色不允许使用,是轻佻的,不够严肃的。就在这种有些紧张的氛围里,我们小心地写着钢笔字,是最诚恳的书写方式,对钢笔也是爱护有加,钢笔情结也就埋下了。比我们年轻的一辈,对钢笔的情结就更深了,他们穿着蓝衣白裙,热爱书写,钢笔是要插在上衣口袋里的,跟手表一样重要,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物品。这样的几代人,都是张老师傅的顾客,很多人跟他都有几十年的交情,爷爷是在这里修笔的,有了孙子还到这里来修笔。

店铺一进门,是老式柜台。玻璃木柜里出售的钢笔,不是什么名牌,价格不等,是实实在在好用的书写工具。柜台侧面的写字台就是张老师的工作台,也是有了年头的,一盏墨绿色的搪瓷工作灯,发着橘色的光。张老师戴着

一副金丝眼镜,头发花白,坐在桌前,桌子上钳子、镊子、剪刀,还有各种钢笔零部件,一台古旧的磨尖机不知道打磨过多少支钢笔尖。张老师先生虽然瘦,肩膀却宽厚,背脊微微弯着,研究着手中的笔,无比专注。工作台对着墙上贴满了各种奖状,大红色的旌旗垂直黄色的穗子,“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全国商业系统劳动模范”等,那是张老师先生生意鼎盛时候最好的肯定。

1947年,张老师先生17岁,跟着父亲一起在东安市场卖钢笔,那时候钢笔是热销货,很受欢迎。顾客的钢笔有小毛病时,他就顺手帮人修修,钢笔的结构并不复杂,钢笔尖劈了,钢笔管裂了,丢个小零件,换个笔管什么的,他很快摸索出门道。顾客们很快发现他修过的笔比之前更好用了,甚至有些新钢笔,都要带来给张老师先生磨一磨,写字才能更顺畅。1962年,张老师先生在大兴公寓租了店铺,专心做修笔生意,比起一般的修笔师傅,他独创了一手“点尖儿”的绝活。钢笔大多数毛病都是坏在笔尖上,笔尖娇气,很容易摔坏。钢笔头上有一个比小米粒还小的圆珠,掉了钢笔就不能用了,需要把圆珠粘到笔尖上,然后在圆珠上开出缝才能流出墨水。这道工艺在笔厂里都是激光加工,可张老师先生就靠手工电弧焊把一个小钢珠焊在笔尖儿的顶端,焊得恰到好处,再在钢珠上开条小缝,做成钢笔尖儿。

“点尖儿”用的材料都是从德国进口的铂金材料,顺滑又耐磨,磨上几十年都没有问题。绝活为张老师先生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伤害,没有意识戴护目镜,每次火苗烤眼睛,伤得很厉害。在30年前,张老师先生得了视网膜炎,“点尖

儿”这门绝活做不了。可他也没有让那些慕名而来的客人失望。面对摔弯了笔头的钢笔,他用一把小钳子,轻轻地、慢慢地掰,笔尖儿一点点变直,就像从未摔过一样。因为长时间的手指劳动,他两只手的大拇指超乎寻常的粗。

修了50多万支钢笔,贵的也有,便宜的也有一律平等对待。有人带了进口的接近万元的奢侈钢笔来修,也只不过花了数十元,而要把笔寄回工厂本部换零件也要千元的开销。来修笔的人,也形形色色。张老师先生工作台上有一张名片,那是巴巴多斯驻华大使留下的。桑德·福德大使也曾来到这家小店,修好了笔,留下了一句话:“我觉得您很伟大,很羡慕您!”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张老师先生也都保留着。

只要一摸笔尖,张老师先生就知道毛病出在哪里,钢笔拿过来不用看,就知道笔尖是不是原装的,是不是自己曾经修理过的。小毛病,张老师先生会告诉客人怎么弄,客人回家若还弄不好的,修理也就花个十几块钱。有的钢笔堵了,吸不进墨水,张老师先生接一杯温水,泡两三小时就没事了。现在人对钢笔的了解太少了,张老师先生总要嘱咐每个客人,钢笔要注意保养,笔尖不要在金属等硬质材料上书写。最好将钢笔每个月左右应清洗一次,保持墨水下水流畅。钢笔如长期不用,应洗净保存。

过去以修理钢笔为业的人很多,收入丰厚,也有不少人拜张老师先生为师。但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变化太快,生活习惯也决定了这份职业的命运。同行早早洗手不干了,徒弟们相继离开,修钢笔成了三百六十五行里最不吃香的行当。就连修理用的配件都无从去找,许多生产厂家都已不存在了。修一支笔最多十几块钱,有时那只是一天的营业额,一年的收入才一万多。很多人向张老师先生传授生意经,还有的出主意,说铺子的地理位置好,租出去一个月房租也快赶上半年收入。这些张老师先生从未考虑过,别说转出铺子,就连离开几天他都不舍得,生支来找他的顾客扑空。

面对一支钢笔,张老师先生的凝视是无比深情的,深情的背后又是一种哀伤,独属于他的哀伤。旁人无法体会他对钢笔的情感,每个人总要有自己终身信守的东西。这是一个儒雅的、颇具耐心的老实人,本分了一辈子,也因太过本分而落伍,他的店铺也落伍,他的手艺也落伍,却是最奢侈的落伍。摘自2015年第3期《中外书摘》

醉金花

薛舒



23.“人和”最重要

富鑫酒业原本一直是在租来的怀源酒厂完成从制曲到包装出厂的全部过程,虽然,这是一个经历了三十多年酿酒历史的老民营企业,历来有着很好的口碑。如今,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了,周菲想着,要在坚持怀源酒厂老品牌老传统的基础上,再做更大的发展,那就必须扩大再生产,并且,对于富鑫酒业来说,是时候该拥有自己的厂、自己的地、自己的设备了。

求变求新,那是周菲追求理想、成就事业的原始动力,也是她从不停下脚步的原因。

2011年,周菲选中了一处地方——贵阳市乌当区火石坡食品工业区,紧接着,五朵金花全体总动员,开始着手建设她们自己的酒厂。倘若三年前,你去过火石坡的那片荒芜山地,如今你再去看看,你会发现,一座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和科学规划的现代化大型酿酒厂,已经拔地而起。整整三年,五朵金花终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厂区。

周菲虽然有着男人都比不过的魄力和勇气,但在具体规划中,她还是保持着审慎与周全的考虑。她把富鑫酒业公司的总部安置在贵阳乌当区火石坡这片绿色山坡上的巨大厂区内,可是原酒酿造基地,却依然设在酒都茅台镇上。那里有着独一无二的天然条件,应该说,是与国酒茅台同享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并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怀源酒厂早已是目前茅台镇上著名的大型基酒生产企业。这里生产的基酒,长期为省内外各型企业提供优质基酒及调味酒。今天,富鑫酒业公司已发展为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全自动流水包装线,员工300余人,年生产能力5000吨,固定资产达3亿的新型白酒企业。而怀源酒厂,却还静静地安坐在茅台镇的那块宝地上,做着富鑫酒业的坚强后盾。

贵阳市乌当区火石坡工业园区的新厂建成后,周菲总是喜欢站在那片偌大的厂区内,看着属于自己的“富鑫酒业”,胸腔里总会泛

起微微的波澜。从接手怀源酒厂,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富鑫酒业已今非昔比。倘若从原贵州仁怀市茅台镇怀源酒厂成立的时间算起,那就是三十多年了。如今的富鑫酒业,已不是那个小小的民营酒厂,如今的周菲,也不是刚创业时那个在艰难求索中寻找一线生存之路的小女人。

有时候,周菲的脑袋里会与一些突发的奇想,假如当时她在做铝合金代理的时候,没有想到顺带销售茅台镇白酒,她就不会获得怀源酒厂需要寻求投资者的信息,那么如今,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假如当时她同意了中山老板的意见,撒下介绍人与他合作,那么如今的怀源酒厂,和自己还会不会有关系?假如当时,她在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的困境中放弃了,那么现在,她会不会后悔……

许许多多多个假如,让周菲觉得,命运是多么难测而又神奇。《成功学》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成功是不能复制的。假如人生可以重来一次,同样的选择,也许在不同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结果都会不一样。然而,《成功学》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性格决定命运。也就是说,当你拥有坚持不懈、勇往直前、永不屈服的精神力量的时候,在任何不同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什么样的选择,最终都会让你走向成功。

“当然,‘人和’是最重要的,我有四个妹妹和我同甘共苦,这是我得天独厚的‘人和’条件。还有,对客户,对员工,对我们自己生产的白酒,我的原则就是,讲良心,这也是我们富鑫酒业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公司提出的口号就是——以争做‘贵州白酒十强企业’为发展目标,以‘感恩文化’为载体,以‘振兴黔酒,回报社会’为企业使命,把酱香白酒中的上好佳品奉献给消费者……”

说到这里,周菲的脸上露出了轻轻的笑意,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笑。此刻的她,仿佛就是那朵在绿叶丛中悄悄绽放的白色兰花,一阵阵风似有还无的悠然香气飘逸而出,你分明感觉到了她的香气,却又遍寻而无从获知这香气自何而来。

也许,这就是周菲一直以来追求的境界,她愿意让自己去创造一个世界,然后,她让自己安静而泰然地藏进空谷,做一株“遇净土而生,不因无人而不芳”的幽兰。

17.我和邓丽君

看着她已经毁掉的脸上满是泪水,我慢慢地回应她的动作,拥抱着她,回吻她,最后把她抱到床上,她身上的皮肤已经毁掉了大半。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拒绝她,不能让她觉得我像别人一样看不起她,不能让她觉得人生无望,难过伤心。那天晚上,她一直在流泪。

第二天,我又要飞离香港,去别的地方工作。留了她的电话,但是后来再也没有联络到,她也许搬走了,也许是不愿再相见,成为我的负担。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出现。

记忆里的她,曾经是那么漂亮,却为爱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那把火让她的人生彻底断裂,我只希望自己曾经给过她一丝温暖。

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吃饭,他说自己有一台哈苏相机,很得意的样子。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和邓丽君一起在洛杉矶的海滩边,看着夕阳慢慢往海平面跌落。她说,这实在太美了,我们应该把它拍下来。那时我刚好买了一台哈苏相机,赶紧把它拿出来,手忙脚乱地上胶卷,那个机器很复杂,等我把胶卷弄好,太阳已经落下去不见了。我们两个人在海边呆了很久。

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如果有这样一种可能,或那样一种可能,我们俩会不会最终走在一起。不过生活就是这样,它不会给你那么多可能。你的人生早已被你的性格决定。

那是刚到美国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闷。白天学英语,晚上就关在酒店看电视。偶尔会去外面学习滑旱冰,为了新片《杀手壕》进行练习。有一次休息,我跟一帮从香港来的朋友去迪士尼,大家一路走一路聊得很开心。这时候我听到周围有人在讲汉语,也是一群人嘻嘻哈哈的,抬头一看,迎面走来的竟然是邓丽君,身边也有好几个朋友一起,有男有女。我们一对照,真是特别意外。我说,怎么你也在这里?她也愣了,当时我们还不熟,身边又都有朋友,简单打了招呼,就先说拜拜了,各走各的,也没留电话。

过了两天,我在Westwood看戏,又碰到她。当时我进戏院,她出戏院,两人又碰到,觉得很惊喜。我要看的电影还没开演,两个

人就站在那边聊天。那天她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进去看电影为的是要学英语,估计她也是这样。聊起来之后,就知道她住的跟我特别近,大概就在三个街区之外而已。那天就彼此留了电话。这真是缘分,我们俩在国内没见过面,居然会在美国连续碰到。后来就约她吃饭、聊天。当时她妈妈跟她一起在美国,有时候她妈妈还会煮汤给我喝。

还没长大就老了

成龙 朱墨



她知道我在练习滑旱冰,说自己刚好也在学,我说那正好我教你啊。

有天我干脆踩了一个滑轮鞋就去找她了。她那时候滑得还不熟练,我要一直扶着她。你想想,那时候成龙和邓丽君,在洛杉矶的路边滑旱冰,完全没人认识我们,多好,多开心。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时最开心的日子。我们俩经常一起学英语,去海边散步,拍照,一起去吃螃蟹,去中国城吃中餐,我开车去接她,两个人还在半路迷路……

那段日子想起来很好玩,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谈恋爱。当时公司没有给我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在身边,我在那里也没有认识的中国人,她是唯一一个跟我讲中文的人。每天看到她,是当时唯一开心的事情。她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

可惜不久以后,我的电影要在圣安东尼奥开机。临别时,她也要回台湾了,我跟她说,拍完戏我就去台湾找你。

《杀手壕》卖得很差,我很沮丧地回到香港,一心想着重整旗鼓再拍一部电影挽回面子,并且很快就组建了新电影的班底,先去韩国聊剧本就聊了3个月,那个时代都是香港韩国合作的,在韩国拍摄会有投资补助。当时我们筹备的那部片,组成了韩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香港外景团队,比如灯光师就有12个,连木工都有16个,前后大概去了四五个月。可惜正式开工没两天,就鸣金收兵了。因为我们当时是冬天拍夏天的戏,零下15摄氏度,太冷了,大家都扛不住。到第3天的时候,我说,收工了,要是这样拍下去我会拍个烂戏出来。回到酒店,大家都缩在我的房间一起烤暖气。那时候已经花了大概200万港币,以当时的环境来讲,这是很多钱了。